

桥

湛 芳





桥

湛 芳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写的是冀中平原的少年儿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配合八路军、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。

作品围绕着敌我双方对潞龙河上具有战略地位的白沙坨桥的争夺战，生动地塑造了程万春、青爷爷以及大光、水花等几个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，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面前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、宁死不屈的伟大的革命精神。

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，有生活气息。

伏天的傍晚，没有一丝儿风，空气又闷又热。夕阳的余辉穿过黑云彩缝儿，把白沙坨桥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，象条死挺了的长蛇，僵卧在瀦龙河的堤岸上。白沙



坨桥北头，有座黑黝黝的岗楼。楼顶上挂着的那面膏药旗，象被太阳晒蔫的烂白菜帮子，打着卷儿，纹丝不动。

忽然，白沙坨桥下的水面上浪花一翻，露出个水淋淋、圆溜溜的小脑瓜儿。转眼间，就见一个浓眉大眼的约有十三、四岁的男孩，一只手噗噗抹着脸上的水，一只手掐着个活蹦乱跳的红尾巴鲤鱼，

“嗖”地一声，扔到岸上。接着，他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，双臂象小



鹰展翅一般搏击着水面，箭一样向岸边射来。

岸边的白沙滩上，一个穿着粗布短裤褂、光着脚丫儿的小姑娘，双手抱住鱼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：

“大光哥，哎呀，这鱼真好，爷爷吃了，病就好啦！”



这时，一个穿着背心、裤衩，约有十多岁的秃脑袋小子，从岗楼那边跑过来，劈手就夺小姑娘手里的鱼：

“谁让你逮俺家的鱼！”

小姑娘并不示弱，骂了句“臭不要脸的汉奸羔子”，就势用嘴狠狠咬住了秃脑袋的手腕。

“哎哟！哎哟！疼死我啦！你是狗，你咬人！”秃脑袋疼得喊叫着，厮打着，和小姑娘扭在一块。

水里的大光看得真真的，连忙跳上岸来，抓住秃脑袋小子搽了个趑趄：“三秃子，狗汉奸羔子，不许你欺负水花！”

三秃子一向软的欺、硬的怕，见水花来了助阵的，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把腰一弯，哭叫起来：“干爹，快来呀，大光打我哩！呜呜呜……”

大光一听三秃子喊他干爹，火气更大了，上去使了

个脚绊儿，把三秃子弄了个狗啃屎。

“干爹，大光打我哩，大光打我哩！呜……”三秃子在地上打滚儿撒泼，大声哭叫起来。

三秃子的干爹叫王四混，是守桥伪军小队长。平时，三秃子总是仗着这个汉奸做坏事儿，人们恨得牙根儿疼。今天，他遇上大光，就象小麻雀碰上了翻天鹞，只有哭喊的本事，没有还手的力量。大光本想狠狠教训他一顿，可是，想到爷爷让他侦察一下岗楼上日伪军逮住程大叔以后的活动情况，不想再跟三秃子多纠缠，啐了一口，拉上水花就走。

“站住！”一个站岗的伪军从岗楼上跑下来。这个家伙外号叫吊吊眼，在王四混手下当三班副。

三秃子见来了撑腰的，立时还了阳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抹了抹眼泪，用食指扒拉着自己的脸蛋儿，怪声怪调地喊：“柳大光，柳大光，没有爹，没有娘，石缝里蹦出来的野猴王……”

大光和水花也不示弱，回过头来，跳着脚儿喊：“三秃子，秃子秃，认洋爹，拜狗叔……”

吊吊眼一听发了火儿，把袖子一捋，就要追上去抓大光和水花。“叭！叭！”两声清脆的枪响，把他惊愣了。这时，背后传来王四混的高声叫骂：“他妈的！三班副，听不到远处响枪啦！不好好儿站岗，只顾跟小孩儿逗着玩儿！”

大光机警地扫了王四混一眼，悄悄问水花：“你猜，

刚才为什么响枪呀？”

水花闪动着细弯弯的眉毛，暗暗担心程大叔的安全，说：“这枪声也许和程大叔有关，咱们快去看看吧！”

大光见水花猜到了自己的心坎上，高兴地带头翻过长堤，两个人钻进了无边的青纱帐……

方才，吊吊眼本想借三秃子和大光打架这件事儿，在小队长王四混面前买个好儿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倒招来一顿臭骂。不过，这家伙并不灰心，跑步来到王四混面前，双脚一并，胸脯一挺，献媚地说：“嘻嘻，小队长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刚才有个黑小子打少爷，我把黑小子赶跑了！”

三秃子见了干爹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贱声贱气地说：“干爹，大光打我。大光可厉害了，昨儿个黑夜他还掐电话线哩……”

王四混本来对小孩子打架没介意，一听“掐电线”三个字儿，头发根儿就发麻。他眨巴眨巴鹞子眼，抽了抽蒜头鼻子，心想：“怪不得这阵子掐电线的人总是捉不到，原来是土八路在背后牵线，让小孩子干的。嗯，把小孩子捉来，给他个顺蔓摸瓜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命令吊吊眼去站岗，拉着三秃子上了岗楼，向守桥的日本鬼子中队长熊瞎子屋里奔去。

熊瞎子叫山本寺太郎。因为他长得又矮又胖，猫头鹰似的眼睛上架副黑边儿眼镜，活象一个大狗熊，人

们才送给他“熊瞎子”这个外号。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熊瞎子调来镇守白沙坨桥。这座桥本来不大，可是日本鬼子却派一个中队的兵力镇守，可见它的战略地位是多么重要。它北距保定府一百二十华里，是通往潞龙河南抗日根据地的门户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不光关系到保定府的日本鬼子的生死存亡，同时，也是他们推行“以战养战”政策，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必经之路。本来，熊瞎子想据此险要搞个“赫赫战果”，没想到一年多来没办成一件顺心事儿。

现在已经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，熊瞎子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。别说到潞龙河南搞什么“赫赫战果”，就连眼皮底下也不安宁了：不是今天公路被毁；就是明天电话线被掐，弄得他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整日抓挠脑瓜皮儿。就说前天夜里那件事吧，有几个八路军武工队员从河南偷渡潞龙河，要到河北敌人后方开辟工作，熊瞎子如临大敌，带着鬼子伪军倾巢出动，前去截击。结果，不光没截住渡河的八路军，反倒有五个鬼子、伪军被打死，八个负了重伤。不过，熊瞎子也有感到庆幸的事儿，那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逮住了一名受伤的八路军地方干部。他本想从这个



干部身上得到点有用的东西，可是，用尽酷刑，却掏不出半句话来。他曾想立时把他处决，又想到半年中只看到公路被破坏，电话线被掐断，却没能逮住半个八路军；现在，好不容易逮住一个，不妨送到上司那里报报功。他命令王四混派人把这个八路军干部押送到县城去。没想到，刚走不大一会儿，远处就传来了枪声。他断定这枪声与押送八路军干部有关，顿时变得象只疯狗，在屋里焦躁不安地乱转起来。

忽然，他听到有人喊报告，连忙改换了刚才那副颓丧的狼狈相。你看他，真象一只发怒的狗熊，呆坐在那张太师椅上，把背后屏风上挂着印有“武运长久”字样的符布遮住了大半块。与他对面坐着的，是摆在桌面上那座生有绿色铜锈的大肚子弥勒佛，笑咪咪的，好象看到熊瞎子这副丑态十分开心。

王四混拉着三秃子，弓着身子进来了。熊瞎子连眼皮也没抬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王四混奴颜婢膝地嘻嘻一笑，把三秃子往前推了推，两眼滴溜溜瞄着熊瞎子的脸，说：“太君，报告一个大大的好消息。嘻嘻，我这个干儿子看到一个小孩掐了皇军的电话线……”

熊瞎子一听，“唔！”了声，捋着仁丹胡子思索了一阵，猫头鹰似的眼珠子盯住三秃子，说：“你的说，谁的掐电线？”

三秃子虽然不断上岗楼找他干爹，也常跟鬼子兵厮

混，但是象这么正南八北地和熊瞎子说话还是第一次。他用手背抹抹鼻涕，怯生生地说：“昨天黑夜，我从岗楼上回家，看见大光和水花从公路那边走过来，就问他们干什么去了。大光说去逮鱼儿。他还说第二天叫我一块去逮鱼，可他不叫我……”

王四混一听不对茬儿，心里着了急，偷瞟着熊瞎子，推推三秃子，小声说：“他妈的，说那些杂七码八的事儿干什么？快说，谁掐电线了？”

三秃子嘴角流着哈拉水儿，啵啵唧唧地说：“昨个大光和水花去掐电线，我看到他们肩上背着逮鱼的网……”

王四混听三秃子越说越不对茬儿，又见熊瞎子的脸色非常难看，“啪”给了三秃子个嘴巴子：“他妈的，他们到底是掐电线还是逮鱼呀？”

三秃子挨了打，摇头摆尾哭了起来：“呜呜……大光和水花可厉害了，他们成群搭伙地欺负我！”

熊瞎子越听越糊涂，弄不明白到底谁掐了电话线，从话口里听出是在告两个小孩子的状，心里凉了半截。他想：“光溜溜的电线杆子那么高，小孩子们不可能爬上去掐电线。”他摇摇头，站起来，背剪着手转了一圈儿，“噔！”将拳头一下子击在桌面上，骂道：“八格牙鲁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两个伪军进来报告：“太君，那个八路钻高粱地跑了，我们追了半天没追上……”

“什么？八路的跑了？！”熊瞎子一听，就象汽油桶

里蹦进了火星星儿，猛然炸了。他抬起毛茸茸的两只手，左右开弓打了王四混几个嘴巴子，狠狠瞪了两个伪军一眼，一脚把三秃子踢倒在地，咧开大鲇鱼嘴嗥叫：“你们统统的八格牙鲁，八路的马上给我抓回来！”

二

三秃子虽说是个有名的瞎话篓子，可这次在熊瞎子面前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只是他看到熊瞎子满脸怒气，心里一慌，^⑤把看到的事情说乱了。

三秃子看到的事，发生在八路军偷渡濛龙河的第二天晚上。大光和水花听说受了伤的程大叔被捕了，心里十分着急，本想营救，又想不出好办法。后来，听说鬼子兵用酷刑折磨程大叔，他俩满肚子怒火没处发泄，便商量了一下，背着大人，装成打鱼的样子，偷偷地把敌人的电话线掐断了一大截。大光和水花掐完电话线，从岗楼北边的公路上下来的时候，正好碰上了三秃子。由于他俩走的快，加上黑灯瞎火，三秃子看见大光肩上背的有电线，又有鱼网，所以就在熊瞎子面前说了个不明不白。

大光和水花想营救的程大叔叫程万春，是中共白沙坨区委书记兼区小队的指导员。程万春常常给大光和水花讲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，每回都是讲得他们饭忘记了吃，觉忘记了睡，听着可来劲了。他常常教大光他们唱歌儿，那歌儿都是号召全国的老百姓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，唱起来可提精神了。他常常教大光他们识字儿，学习抗日课本，“打倒小日本，不做亡国奴”；



“跟着领袖毛泽东，抗战到底战旗红”。学了这些革命道理，心里可亮堂了。听大光的爷爷说，程万春到过延安，见过毛主席。干革命，泥里水里不脱鞋（妥协）；打日本，刀架脖子上眼不眨。他的本事可大了，双手会使盒子枪，百步开外，说打敌人左眼打不着右眼，鬼子

和伪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胆颤心惊得浑身打哆嗦。多好的程大叔呀，他现在还在敌人手里吗？

树上的知了鼓着肚子叫，草丛里的小虫儿亮开翅膀飞，热鼓嘟的空气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大光和水花擦着脸上的汗珠子，钻进一块高粱地。这高粱长得真好。高大的身干，宽大的叶子，挺着胸，昂着头，宛若一枝枝红缨枪，可令人喜爱了！大光和水花一前一后的走着，不停地转动着滴溜溜的眼珠儿朝刚才响枪的方向察看。

忽然，前面传来一阵沙沙的响声，那声音越来越大，远处伴随着伪军的呼喊：“站住，不站住就开枪啦！”

大光和水花循着声音，拨拉开高粱叶子，一瞅：呀，是程大叔！只见他脸色蜡黄，胸脯上满是鲜血，踉踉跄跄地跑过来。大光连忙迎上去，搀住程万春，扭头对水花说：“快，把程大叔藏起来！”说着，大光扶起碰倒的高粱秆儿，跑到程万春走过的那条路上，拣起土坷垃，冲伪军喊叫的方向扔去。大光就这样跑一段，扔一阵土坷垃，把伪军引开了。

水花搀住程万春，穿过几片青纱帐，然后把程万春藏到地埂旁茂密的黄豆棵子里。过了好久，好久，忽然听到一个轻轻的声音：“程大叔，水花！”

程万春和水花拨开黄豆棵儿，见大光浑身湿淋淋地猫着腰走过来了，忙向他招手。

原来，大光知道伪军对这里的地形不太熟悉，把他

们引进了芦花湾，然后藏在密苇子地里，等伪军们从他眼下过去后，又返回来，找到了程万春和水花。

程万春听了事情经过，爱抚地看着大光。这时，大光才仔细看了看程万春的伤：“哎呀，血……程大叔，该死的鬼子、汉奸们真狠毒啊！”

程万春笑笑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来，大光，帮我把锁子骨上这根铁丝拽出来！”

大光一看，程万春手里拿着一小盘铁丝儿，铁丝的一头通到血浆模糊的衣领里。他急忙帮程万春解开白粗布褂子。只见程万春左胸前后满是黑红的血块，锁子骨上翻翻着黑红的肉痂儿，一根细筷子似的铁丝儿从锁子骨里绕出来，拧成麻花儿扣。血，鲜红的血，还在不断地淌着……

铁丝拴着锁子骨该有多疼呀！

水花不由呜呜地哭了。

“水花，不要哭，为了赶走日本鬼子，建设新中国，流这点血算得了什么？再说，日本鬼子只能折磨咱的骨肉，丝毫动摇不了咱这颗抗战的决心！”程万春安慰着水花，浑厚的大手攥住大光肉敦敦的小手，两眼放射出火热的光芒，说：“好孩子，帮帮大叔的忙！”

大光眼睛里噙着泪水，自言自语地重复着程万春的话：“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建设新中国，流这点血算得了什么！”他瞪着眼睛，咬着牙，手，抖抖颤颤地捏住了铁丝儿，慢慢地，慢慢地把铁丝麻花儿扣扭开，展

直……

“不要看我，咬牙，用劲儿，再用一点劲儿！”程万春脸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儿，仍旧鼓励着大光。

铁丝拔下来了，血象泉水似地往外涌，程万春不吭一声，多坚强呀！

水花连忙撕下自己的衣服底襟儿，递给大光给程万春包扎伤口。

“大叔，疼吧？”

大光呀，今天你怎么变得这么傻了，铁丝儿穿透锁子骨还有个不疼吗？

“大叔，把我们逮的鱼给你吃了养伤吧！”

水花呀，你平时的聪明哪儿去了，程大叔还用得着安慰吗？

程万春把铁丝儿紧紧攥在手里，望着白沙坨桥岗楼方向，眼睛里喷射着怒火……

大光攥紧铁锤儿似的拳头，心里充满了对程万春的敬佩，仰着小圆脸儿问：“程大叔，您是怎样逃出来的呀？”

程万春笑笑，说：“两个伪军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押着我往县城走，他们认为万无一失，可我，给了他们个冷不防，从前边的那个伪军手里猛地拽出了铁丝儿，一头钻进了高粱地……哈哈，这不，就碰上了你们！”

你瞧，程大叔说得多轻松呀？

程万春抬头看了看天色，说：“天黑下来咱们再往村里走，不容易被汉奸们发现。”他一只手按住伤口，另一只手拨拉开高粱叶子，艰难地迈开步子，朝白沙坨桥岗楼方向走去。

大光和水花搀扶着他，担心地说：“程大叔，越走越鬼子汉奸们越近啦！”

程万春笑笑，说：“鬼子汉奸们总是用他们自己怕死的心理衡量别人。咱们就利用敌人这种胆小鬼的心理，到他眼皮子底下来，这样更安全！”

大光和水花听了，心里暗暗敬佩程大叔的机智和勇敢，兴奋地互相交换了下眼色。

程万春带着大光和水花，钻进离岗楼不远的一座破窑，拔几把青草顶在脑袋上。

晚霞映红了程万春的面孔，大光和水花顺着他的手指向远方看去——

一条大河，闪动着桔红色的波光，弯弯曲曲，象条斑斓的彩练，从西南边的天上飘舞下来。堤岸上郁郁葱葱的杨柳，宛若彩练的碧绿镶边儿，随风摇曳，使人更觉得那大河气势飞动、美丽壮观。两岸一望无边的平原上，红高粱、金谷子、绿豆荚、花西瓜的迷人清香和那肥沃的泥土气息，随着习习晚风，直往人鼻子里钻……

看到这一切，程万春深情地说：“我们祖国的土地是多么美丽富饶啊，我们怎么能容忍日本侵略者任意践踏呢！你们说，咱们该怎么办？”